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楊乃武與小白菜
第二十五回 明月清風魂銷一刻 尤雲滯雨膽怯終宵

話說劉子和到了小白菜家中，在樓上房中，把五塊錢打發三姑下樓，同小白菜并肩坐在竹榻上，疊起了萬斛溫柔，同小白菜親熱個不住。小白菜卻怕三姑瞧見，一把將子和推開，問子和可曾晚飯，自己尚得下樓煮飯。說著立起身來，意欲下樓。誰知子和將小白菜一只纖纖玉手，用力向懷中一扯，小白菜的三寸金蓮，那裡站立得定，早一個嬌軀，向子和身上撲下，子和即伸開雙手，攔腰抱住，親住了小白菜的香頰笑道：「腹中還不餓咧，只是口枯舌乾，滿身發燥，要借些水燒上一澆方好。好得三姑，我已化下了運動的錢，這個傻子倒還知趣，決不上樓，我們正可放大了膽，樂上一樂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豈能虛度光陰。好人，別為難人咧。」說著，一手抱住小白菜纖腰，一手卻不安份起來。房中頓時寂靜無聲，只聽得嘖嘖的響，同了小白菜微微的吁氣。子和本是個急色兒，似這般的溫香滿握，美玉在抱，那裡還得什麼，早把小白菜移向一邊，虎躍而起，便聽得小白菜格格嬌笑，約有半個鐘頭，方才漸漸的安靜起來。又停了一回，小白菜笑道：「來了總是這般的發急，連晚上都等不到咧，把人鬧得這個樣子，頭髮也亂了，如何是好？」子和笑道：「那有什麼要緊，好得又沒人到來，誰叫你生得這般標致呢，叫我如何耐得住呢？」小白菜聽了，不禁嘖嘖一笑，一面起身結束，一面把蓬鬆雲鬢捋了上去，又向子和笑道：「你吃些什麼，叫三姑去買。」子和道：「沒有叫你化錢之理。」即取了一塊錢，交給小白菜，自己睡在竹榻上休息。小白菜怕子和受了涼氣，不是兒戲，忙扯一條薄被蓋在子和身上，方下樓去命三姑購辦酒菜，自己煮晚飯。不一刻，三姑已將酒肴買來，小白菜也把晚飯煮就，搬到樓上，同子和飲酒。子和自勾搭了小白菜之後。真是享盡了艷福。子和自出世以來，從未遇見過這般似天仙的女子，與如此的享受快活，心中歡喜。已到了絕頂。恨不得把小白菜在眼皮上供養，娶回家去，方心滿意足。三人飲了幾杯。三姑先去安睡。小白菜同子和晚飯完畢，小白菜把殘肴收拾下樓，仍回樓上。子和已有了些酒意，睡在床上，只是催小白菜上床歡娛。小白菜一瞧時候，已有了八點多鐘，便寬了衣衫，穿一件粉紅色的小衣，下面湖綠單褲，換了雙大紅繡翠綠花的睡鞋，越發覺得身裁曼娜，滿面嬌俏，端的是個宜喜宜嗔的春風臉，傾國傾城的可喜娘兒。子和看得眼中火出，心頭又怦怦動起，忙著喚小白菜睡下。小白菜笑盈盈地，走到床邊坐下，蹺起了一支金蓮，向子和身上一擱笑道：「這雙鞋兒可好？」子和早如狼如虎，把小白菜如小雞般的抓在手中，狂蕩起來。子和這時已是兩眼如火，一身炭炙。小白菜也引得杏腮飛赤，秋水神蕩。正是欲仙欲死，神迷魂蕩，得意非凡的時候，猛然間聽得外面碰碰的打門，有人在門外高叫道：「三妹，快些開門。」小白菜聽得，正是葛小大的口音。不要說子和想不到葛小大忽地在這時候回轉家來，便是小白菜本人也意料不到丈夫葛小大，這時還得由店中回家，不由的面如土色，那裡再有什麼閑情逸致，尋歡取樂。渾為小鹿心頭亂撞，驚慌失措，死命的把子和推下身來，悄悄的嗔道：「快走，快走！小大回來咧！怎樣好呢？」子和見了小白菜這般驚慌，也料到是小大回轉，如今聽得真是小大，心中不禁也嚇得怦怦亂跳，面色大變。方才的一股興致，已飛向爪哇國去了。腰下一陣酸軟，投了個帖子。小白菜也顧不得子和受病，忙一把推下了身軀，不住的發抖。子和嚇得昏了，只伏在床上，一動也不敢亂動。還是小白菜有些主意，忙叫著子和道：「快些起來，躲一躲再說吧。」這時外面，越是打得厲害，子和聽了小白菜的言語，猛然驚醒，慌忙穿了小衣起身，一把將自己的衣服，抓在手中，悄悄問道：「躲在那裡去呢？」小白菜一想，暗想小大這時歸來，定必知道了什麼風聲，倘把子和蒙在樓上，不大穩生，不如將子和藏在三姑床上，小大雖是疑心，決想不到在三姑床上，即向子和道：「快藏在三姑床上，切莫聲張。等小大上樓，立即出去吧。」子和點頭，慌忙放輕腳步，走下樓去。

小大在門外，連嚷帶敲，叫了一回，心頭火起，提起腳來，連踢了兩腳。小白菜在樓上，裝做驚醒模樣，高聲叫道：「三妹，快起來開門呀。」自己忙穿好衣服，仍睡在床上。樓下三姑此時方才驚醒，正欲起身開門，卻見子和躡手躡腳下來，向自己床上一縮，悄悄向三姑道：「妹妹，快莫聲張，去開門放進了你哥哥，待他上樓，放我出去，我給你十塊錢，千萬莫要被你哥哥知道。」說罷，在身旁取出了十塊錢，放在三姑枕邊，自己縮在三姑床上，慢慢的穿起衣服。三姑雖傻，對于子和同小白菜通奸一件事情，卻也知道不能給哥哥小大知曉。又加著子和到來，常有銀錢東西送她，若是一旦撞破，子和便不能到來，自己東西即無從到手，因此不肯向小大言講。今晚忽地聽得小大敲門，也很驚慌，聽得子和這般說話，又有十塊錢到手，早連連點頭，一面下床，答應著小大，出去開門。小大敲了一回，方聽得小白菜在樓上叫醒三姑，三姑洋洋地答應，心頭越發的狐疑起來。及至三姑伊的一聲把門打開了。小大也不同三姑答話，飛也似的向內直奔，邁上樓去，把三姑看得暗暗發笑。正待去喚子和出去，卻見子和躡手躡腳的悄悄走來，原來子和在床上已把衣履穿好，聽小大奔上樓去，暗暗道了聲僥倖，忙忙的偷走出來。見三姑尚沒把門關閉，慌忙一溜煙的出了葛家大門，回愛仁堂藥店去了。三姑見子和這般的慌張，不由得嘖嘖一笑，便將門關了。自去床上安睡。子和的十塊錢，仍白亮亮地的放在枕邊。三姑心本歡喜，取來藏好，也不管小大上樓怎樣。一合上眼，早酣然入睡。

卻說小大一鼓作勢飛奔上樓，走進房中，一望小白菜，蓋一條薄被，安安穩穩的睡在床上。可是雙睛雖合，滿面春色。兩頰飛起了兩朵紅雲直紅到耳邊，好不嬌艷，分明是春意正濃，浪態初起的光景。小大一見，暗想瞧這神色，小白菜方才不甚妥當，不要楊乃武趁著自己住在店中，到家中來奸宿，今晚不料到自己回來，正在好夢乍圓之時，被自己驚散。因此小白菜面現春色，體有浪態，想到這一層，忍不住把小白菜看愈看愈像，使欲把奸夫找將出來。以為小白菜既同楊乃武在房中幹不端之事，被自己沖破，楊乃武定仍在房內，不知藏在何處，萬不料到奸夫，卻是劉子和，已出了大門。小大這時也不同小白菜說話，把一雙眼睛，四面亂看，陡的見旁邊竹榻之上，有一條薄被抖亂，地上又有些食品骨殼，知道情形定是不妥，自己的意料，一些不差。忙在房中各處亂找。小白菜在床上，只做不知。小大找了半天，那裡有什麼影蹤，雖是滿腹狐疑，只是找不到奸夫。有道是捉奸捉雙，找不到奸夫，不能作真實事情，只得悶氣吞聲，不向小白菜說話，小大心中，只知道小白菜奸夫是楊乃武，因此把楊乃武恨如刺骨。但是懼怕楊乃武的勢力，又沒有真憑實據，不敢找乃武說話。當夜小大即宿在家中，小白菜對于小大的盛情，自從被乃武正言規勸之後，很是和穆。這一回的失足，實是被子和用了春藥，一時失措，無奈允從。瞧見小大這般心神不安的式樣，不覺良心上很是不安，眼中忍不住掉下了兩點清淚，怕小大看見，忙忙的把頭向被內一躡。小大未曾瞧見。這夜小白菜，一則對于小大萬分抱歉，二則方才被子和引起了一團烈火未曾消滅，在小大身上發泄起來。這一種的溫和柔媚，嬌浪艷蕩，自小大圓房之後，小大尚是第一嘗到。小大雖蠢，這般異樣艷福，那有不知之理。覺得今夜的小白菜風情媚態遠非往日可比。也猜到小白菜怕自己懷疑，所以如此，不禁萬分憐惜。把方才的恚怒，趕一個乾淨，還覺得小白菜很是可憐，被乃武勾引逼迫，要不是被他威迫，小白菜決不致幹出這般不端之事。從此之後，非得常回家中住宿，才能杜絕乃武到來。打定主意，安然熟睡，便不再去查問根細。

卻說子和溜出了葛家，回愛仁堂去。在路上把小大已十分痛恨，暗想虧得天氣還不寒冷，不然，竟得犯下陰症，方才在小白菜床上，正是得趣之時，想不到小大竟是回來，把自己一嚇，不要弄成了白濁之病，這都是小大早不歸家，晚不歸來，在自己得意的時候，忽地打門，真是可惡。且想且走，已到了愛仁堂門口，即敲門進去。錢寶生這時尚未熟睡，聽得子和在這時候回來，知道定發生了什麼變故，慌忙起身。子和已到了樓上，寶生即跟隨上樓，走到房中，見子和橫在床上，呆呆地望著帳頂。寶生叫道：「大少爺，怎地這時候即來了呢？不要出了什麼變故了吧？」子和坐起身來，點頭道：「正是，險些兒被小大撞見。」即將在小白菜家中，小大忽然回來的事情，一一向寶生說了。寶生在沿窗的一張椅上坐下，不住的沉吟道：「如此看來，葛小大已有了什麼風聲聽得了不成？不然，那裡會這時候回來呢？」子和道：「我也是這般的想，倘真的有了風聲，特地回來捉奸，這一次雖未捉到，以後防范起來，那就糟咧。」說著，把眉頭緊緊蹙起，連連長嘆。寶生道：「大少爺，且別發愁，究竟小大是有意回家捉奸，還是無心湊巧，尚不能知道，明天且打探個明白，再設法補救就是。今夜先安睡了一夜，方才大少爺被小大嚇了一跳，自不必說，回來在街上，可受了寒氣呢？那倒不是頑的。小白菜的事情，憑著大少爺的財勢，總有辦法，不必心焦。」子和道：「的確被小大嚇上一

下，寒氣倒還好，不曾受到。這一回的事情，又得重仗你了。事情妥當，自得重重相謝。」寶生笑道：「大少爺說什麼話呢，有我老錢在這裡，總不致使這般一個美人兒，從此絕望，不能相會，大少爺放心就是。今夜快些安歇吧，我也得去睡了。」說畢，立起身來，下樓去了。子和沒法，知道今夜決不能再同小白菜取樂，只得睡下，心中只把葛小大恨恨不止。

到了明天，寶生、子和見面之後，子和便請寶生出去打探，昨晚小大回家之後，怎樣情景？寶生應諾，即出了藥店，到小白菜家中，借著看小大為名，這也是怕小大仍在家中，沒有到店。進了葛家，一瞧小大并不在家中，只有三姑同小白菜二人。三姑見了寶生，先笑道：「錢寶生，今天叫這位有銅錢阿哥不要來了，阿哥要回來的。」寶生聽得三姑叫子和有銅錢阿哥，不覺笑了一笑，暗想虧這個傻子想出，一個有錢，便喚作有錢阿哥，小大自然是無錢阿哥了，即趨勢問：「小大昨天回來，如何景像？」小白菜對於錢寶生，因自己受子和蹂躪，是寶生暗用春藥，自己方一個失足，同以前與楊乃武大不相同，心中很恨著寶生，見寶生到來。知道是替子和做暗探，那裡有好顏色給寶生，只顧著做活計，似理非理的答了一句道：「險啊，虧得沒被他捉到。」寶生見小白菜這般神色，豈有不明白小白菜恨著自己，聽得小白菜說險，雖不明了小大的懷疑，自免不掉了，便裝著不知，問三姑道：「昨天你哥哥說些什麼呀？」三姑在今天早上，小白菜也曾向她說過幾句，昨晚小大生疑，今天小大特地關照晚上回家，這也是小大體貼小白菜，怕奸夫再來，說明了回家，可以使小白菜拒絕。因此三姑知道小大晚上回家，聽得寶生相問，即大約說了一遍。寶生聽了，已知道小大從此之後，或將常住家中，顯見是起了疑心。當下也不再問，告辭走了。回到愛仁堂藥店，同子和相見。子和忙著問寶生怎樣？寶生把小大如何疑心，如何向小白菜說明，今晚要回家中，一一說了。又向子和道：「大少爺，這兩天小白菜家中，你可不能去咧。非過了這風頭再說。」子和聽得，不禁連聲嘆氣道：「老錢，這般一個美人兒，叫我如何丟得掉呢？你總得給我想些辦法呀。」寶生沉吟一刻，說出一番言語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